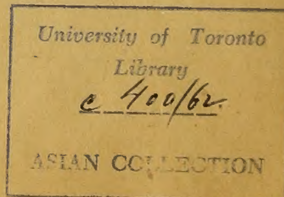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後漢

孝桓皇帝

庚子 延熹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初。固自知不免。遣三子歸鄉里。幼子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基茲。（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爲長吏。聞固策免。並棄官亡。歸巴漢。）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于郾城。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業。

專精經學積十餘年。梁冀旣誅。大赦天下。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燮後爲議郎。擢河南尹。卒於位。

單超卒。劉友益書法。超宦者。書卒。病漢也。故削其官。賜超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章懷註。持兩端而任意。爲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集覽。辜較與榷通。專也。言已自專之。他人取者輒

罪也。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爲盜賊焉。

左悺兄爲河東太守。皮氏長趙岐恥之。卽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爲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故改名字。孫嵩字賓石。北海安邱人。

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

先是。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至是。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注見前。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是年冬。羌圍允街。熲又破之。允街。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允。音鉛。

夏五月。漢中山崩。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爲太守。討平之。

時泰山賊勞丙等復叛。其黨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討之。未服。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賊悉平。

辛丑 四年。春二月。武庫火。

夏四月。以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爲太尉。黃瓊免。以矩代。

初。矩爲雍邱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輙各罷去。

五月。有星孛於心。

六月。地震。岱山即泰山。及博後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尤來山即徂徠山。在泰安府東南。裂。

秋七月。減百官俸。貣集覽。貣本作貸。音特。從人求物也。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九月。以劉寵字榮祖。東萊牟平人。為司空。

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廳事也。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法。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冬。諸羌復叛。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先是。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寇三輔。至是。復寇幷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後西州吏民守闕爲熲訟寃。會羌益熾。乃復以熲爲校尉。羌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恨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且臣覩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皇甫規爲中郎將。監關西兵。擊羌破之。明年春。沈氐羌寇張掖酒泉。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或規條奏牧守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萬餘口。皆詣規降。庵廬。庵草屋。廬寄舍也。

壬寅五年。夏。五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馮緄爲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

時長沙。零陵漢縣。今爲湖南永州府治。賊起。攻桂陽後漢郡。治郴。今湖南郴州是。等郡。遣御史中丞盛修討之。不克。艾縣漢縣。故城在今江西南昌府寧州。賊遂焚燒長沙。寇益陽。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零陵蠻亦叛。至是。武陵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棄城走。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逃逋之人乎。肅殺爽而走。徵肅棄市。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乃以太常馮緄討之。先是。所遣將帥。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與俱。十一月。至長沙。賊

悉降。進擊武陵蠻夷。斬四千級。受降十餘萬。荆州平定。緄推功于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緄上書乞骸骨。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意。奏緄將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于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尚書令黃儁議以爲無罪。明年。長沙賊復起。攻桂陽。太守陳奉破降之。緄遂坐免。

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

皇甫規持節。還將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于是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畧曰。臣前奏李翕等五臣。支黨半國。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于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

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瞽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癸卯六年冬十月上校獵廣成苑名在河南汝州西遂至上林苑

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以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種麥豈可勞民書奏不省

十一月以周景字仲饗廬江人榮之孫爲司空劉寵免景代

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于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爲度遼將軍皇甫規爲使匈奴中郎將

初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規薦之前後七上乃拜武威太守至是規復徵爲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爲奐副從之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

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穆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追贈益州太守。蔡邕與門人諡爲文忠先生。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

甲辰 七年。春二月。邟鄉章懷注。即周承休侯國。承休注見前。侯黃瓊卒。諡曰忠。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于家。徐穉從之。諮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去。穉常于家豫炙一鷄。以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鷄。徑到冢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用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鷄置前。醊酒畢。留謁去。不見喪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

黃憲郭泰雖號爲賢者然相尙聲氣徼虛名者因而爭附卽欲不及於禍能乎

于是選能言者茅容。字季偉。陳留人。輕騎追及。爲沽酒市肉。强爲飲食。容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郭泰曰。孺子爲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遊洛陽。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師事李膺。不仕終。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我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

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泰感悟曰。敬拜斯言。以爲師表。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以成名者甚衆。茅容年四十餘。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食母。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郭林宗猶減三牲之膳。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吾友也。勸令從學。鉅鹿孟敏。字叔達。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有分決。亦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仇香。字季智。至行純嘿。年四十。爲蒲亭長。勸人生業。令子弟就學。賑恤窮寡。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爲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使香入太學。符融勸以交結。香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耶。泰就房謁之。嗟歎。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逢。

度尙焚營鼓以衝御上出于無可如何然較項羽寧迫沉船頗爲勝之

願給灑掃。泰許而善之。自餘或出于屠沽卒伍。因泰獎進。並以成名。

三月。隕石于鄠。漢縣。今屬陝西西安府。

夏。五月。雨雹。

秋。九月。荊州刺史度尙度以官爲氏。尙字博平。山陽湖陵人。擊桂陽艾縣賊。平之。

先是陳奉破桂陽賊李研。而餘黨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至是。合艾縣賊復叛。尙募諸蠻夷進擊之。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尙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尙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營莫不涕泣。尙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

但不拼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感憤踊尙敎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尙出兵三年羣冦悉平封右鄉侯

冬十月帝如章陵還宮十二月

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胡騰字子升桂陽人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干擾詔書多除人爲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太微宮五帝座後聚二十五星是爲郎位入奉宿衞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于是乃止

乙巳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本楚邑漢置縣唐曰眞源故城在今

河南歸德府鹿邑縣。祠老子。太康地記。苦縣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賴。一作厲。

丙申晦。日食。

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具瑗爲都鄉侯。

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于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闥。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

免覽官。司隸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贓罪。瑗貶都鄉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詔李膺馮緄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輸作左校。

宛陵（宛當作苑。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羊元羣罷北海郡。贓污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猶強占也。）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

作左校。

夏五月。太尉楊秉卒。以劉瑜字季節廣陵人。爲議郎。

秉爲人淸白寡欲。嘗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旣沒。所舉賢良劉瑜上書言。中官不得裂土傳爵。嬖女充食傷生。州郡賄賂公行。民愁鬱結。去入賊黨。貧民或賣首級以要賞。陛下又好微行。近習暴縱。惟遠斥邪佞。政和災弭矣。拜爲議郎。

桂陽賊攻零陵。度尙擊斬之。

時荆州兵朱蓋等。徵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復反。攻零陵。太守陳球拒之。掾吏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

陳球力守危城卓然可觀至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乃傳會荒唐謂弓矢非機

車擂石之比古稱五石百步專以勁利爲用徒取儱然長大卽巧於引發不知何以用之文士讕言眞不思之甚者

賊激流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尚時徵還京師。詔以爲中郎將。討擊斬之。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又破之。賊復還荊州。至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楊璇所平。張磐。字子石。丹陽人。楊璇。字機平。會稽烏程人。

閏月。段熲擊西羌。破之。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封熲都鄉侯。明年春正月。當煎諸種復反。熲又大破之。西羌遂定。

秋七月。以陳蕃爲太尉。

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暢先爲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功曹張敞諫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于是更崇寬政。愼刑簡罰。教化大行。文武兼資。折衝萬里。臣不如李膺。上不許。

八月。初斂田畝稅錢。

九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爲后。時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融之元孫。有女。亦爲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爲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以李膺爲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等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

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廢。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云。

以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為尚書令。

寬由東海相。徵拜尚書令。未幾。出為南陽太守。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于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丙午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也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于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夏四月河水清（濟陰東郡濟北平原）

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

以文罽（毳布也織毛爲之）爲壇飾淳金釦器（以金飾器之口也）設華蓋

之坐用郊天樂

殺南陽太守成瑨字幼平弘農人太原太守劉瓆字文理高唐人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伯武植之字仲進福之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見前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字公孝南陽棘人爲功曹皆使之褒善糾違悉心聽政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

彪嘗爲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百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爲賈。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宛有富賈張汎。帝美人之外親。善雕鏤玩好。以遺中官。因得顯位。侍勢縱橫。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亦於赦後殺之。于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爲督郵。郡官。監屬縣。侯覽家在防東。後漢縣。故城在今兖州府金鄉縣。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

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于是宦官訴冤帝又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字叔盛懽之子）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劉瓆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于上地洽于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輒以詔譴襄楷（襄氏魯莊公子襄仲之後以諡爲氏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上疏曰劉瓆成瑨志除奸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

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書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魏志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轉爲二言。以華言譯之。則曰淨覺。之祠。黃老清虛。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陳濟正誤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宿矣。莫再宿。即不三宿之意也。不欲久生恩愛。今陛下淫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乎。時帝篤好浮屠術。由是其法浸盛。故楷及之。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瓆瑨。竟死獄中。岑晊逃竄獲免。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由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何容隱之乎。後晊終於江夏山中。河內張成者善

膺諸人剽惡在朝官爲舉職若縉紳居鄉定當以劉勝爲正否則大者橫議小者武斷其害尚可言哉寒蟬之誚疑不於倫其時清流惡習害人至此無怪黨錮之禍至死不悟也

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爲司隸。收捕逢宥。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密嘗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請。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劉勝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服。以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陳寔曰。吾

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白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于是諸人皆不祭。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臣昔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

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

時徵張奐爲大司農。鮮卑聞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數道入塞。寇掠九郡。諸羌亦共寇武威張掖。乃復拜奐爲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至。皆降。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

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孫。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丁未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京師及上黨。

壬子晦。日食。

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竇武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民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陛下稷卨與契通。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謂即時也。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諝亦表請帝

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滂候請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于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初詔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

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瓈。會黨禁中解。瓈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會稽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相戲曰。此中有黃龍。語遂流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不聽。時政化衰缺。郡國多言瑞應。是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見。皆黃龍類也。

大水。渤海溢。

冬。十二月。帝崩。年三十六。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惟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遣使迎解瀆亭在今直隸保定府祁州。侯宏。肅宗子。河間孝王開之曾孫。祖淑。父萇。世封解

瀆亭侯。詣京師。

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宏。武白太后。以儵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

戊申 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尉。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是時國嗣未立。諸尚書多託病不朝。蕃移書責之曰。今帝祚未立。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是爲孝靈帝。

二月葬宣陵。在雒陽縣東北。

世皆以蕃武並稱然武貪援立功即受侯封蕃有舊勛卒辭上賞所見相去甚

史臣曰。桓帝初誅梁冀。奮怒威。天下猶企其息肩。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

追尊祖爲孝元皇。夫人爲孝元后。考爲孝仁皇。尊母董氏爲愼園章懷注。在瀛州樂壽縣。樂壽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獻縣。貴人。

夏。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京師大水。

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漢縣。今屬山西絳州。侯。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說武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未嘗轉眄。融敬之。

封陳蕃爲高陽鄉馮智舒質實。高陽鄉。疑即高陽城。注見前。侯。不受。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遂然蕃因武雜考鄭颯雖有此哲子何復考爲之語終乃以武坐失事機並要禍敗不得辭寡斷之譏矣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于南宮。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于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字伯元。河南人。劉瑜等。列於朝廷。共參政事。於是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

專為貪暴天下匈匈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冘（音由。與尤同。）豫（不定也。）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即趙嬈。）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四輔也。第一星上將也。太微天子庭也。）劉瑜惡之上書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勸武蕃速斷大計于是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周有山師之官。子孫以為氏。）冰代

節甫罪久暴于天下武猶豫不速誅必侯鄭颯辭連

力自出宿使人納奏傳云不審害成無甚于此者

之。收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令冰與勳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讀曰納。）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共（音龔。姓也。商諸侯之國。左氏有左行共華。）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節請帝御前殿。拔劒踊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尙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颯。使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蕃聞難。將官屬諸

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尙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甫使劒士收蕃。送北寺獄。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于南宮。徙武家屬于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葬

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
得免。武掾胡騰。殯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
歲。騰許以為已子。與令史張敞共匿
之。亦得免。朱震字伯厚。陳留人。張奐遷大司農。封
侯。奐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冬。十月。甲辰晦。日食。

己酉二年。春三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置永樂宮。如桓帝尊匽貴人禮。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
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
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
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

得從也。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得出。以俸贖罪。郎中謝弼。字輔卿。東郡武陽人。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臺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太尉。司徒。司空。并太傅為四公。惟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于獄。光祿勳楊賜字伯獻。震之孫。秉之子。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

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六月。以劉囂字重寧。長沙人。爲司空。

囂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新豐侯。注見前。

初。熲既定西羌。事在桓帝延熹八年。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永康元年。春。先零圍祋祤。掠雲陽。是夏。寇三輔。攻沒兩營。祋祤。漢縣。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耀州。祋丁外反。祤音詡。雲陽。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邠州淳化縣。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永康元年。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先零。奐當封。以不事宦官。不果。拜卓爲郎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桓帝詔以問熲。熲上疏具對。略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今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久亂并涼。累侵三輔。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

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爲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桓帝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鎮原縣。直指高平。注見前。與先零諸種戰。時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令軍士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馳騎突擊。大破之於逢義山。今平涼府固原州有須彌山。或以爲即逢義山。虜衆奔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下詔褒美。以熲爲破羌將軍。事在建寧元年二月。熲乘勝晨夜兼行。追破之。羌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張奐說虜强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鑑。信納瞽言。臣謀得行。奐計不用。遂懷猜恨。飾潤辭意。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經反覆。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今適期年。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願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事在建

寧元年七月至是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熲以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乃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遣司馬田晏夏育先將兵進擊羌衆潰東奔熲遣千人于西縣注見前結木爲柵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于是東羌悉平更封熲爲新豐縣侯尋徵爲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所向有功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三君俊顧及廚更相標榜卒罹鉤黨之禍可爲虛聲阿附炯鑒

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上曰三君。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次曰八俊。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趙典范書止名見。朱寓。沛人。餘俱見前。次曰八顧。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羊本晉羊舌氏。春秋末始獨從羊。陟字嗣祖。泰山梁父人。餘見前。次曰八及。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孔昱。字元世。魯國人。檀敷。字文有。山陽瑕邱人。翟超。字及郡縣。范書闕。餘見前。次曰八廚。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度尚。注見前。張邈。字孟卓。東平人。王考。字文祖。壽張人。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秦周。字平王。平邱人。蕃嚮。字嘉景。魯國人。王章。字伯儀。

東萊人。方古之八元八愷。陳竇用事。舉拔膺等。及陳竇被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之。而侯覽怨張儉尤甚。儉破覽冢宅。事具前。儉鄉人朱並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諷有司奏諸鉤黨者。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時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

征羌。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許州郾城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敎。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

張儉亡命跡類罔匪故覆之責儉與賈彪之拒匪所見頗正夫平時旣以名士自處罪不逃刑之義何不能守其名又何足稱卒致藂門投止連累無辜不亦鄙哉

瞻卬之辭。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小雅正月之辭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連引收考徧天下。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獨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袁閎聞黨事起。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

申屠蟠未入仕本可以囊括自全獨惜陳蕃李膺等號爲賢者既得時居位足弭小人之變所處非申屠蟠比乃亦困于清流虛聲牽以拘牽坐失事機雖辭責賢之備不可徒諉之運會使然也

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母思見。將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　孔褒字文禮。弟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袁閎。注見前。張讓。潁川人。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字子龍。外黃人。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司馬氏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食。

廟寢棲神園陵藏魄漢家
上陵亦禮緣義起俗儒猶

庚戌 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食

辛亥 四年春正月帝冠赦唯黨人不赦

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辛酉朔日食大疫

立貴人宋氏爲皇后

帝朝太后于南宮

帝以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黄門令董萌因此數爲太后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于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壬子 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注見前

司徒掾蔡邕曰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

有執古不甚祭之說者邑言自是平允

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大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胡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于時無忠直之風天下薄之

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爲長樂太僕（太后宮官）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夏六月大水

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

竇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憂思感疾。崩于雲臺。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于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太尉李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于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

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南司馬門闕。在宮門外。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詔以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又以他事奏猛。論輸左校。

殺勃海王悝。質帝立。梁太后徙封帝父鴻爲勃海王。蠡無子。以悝爲嗣。悝。桓帝之弟也。

初。勃海王悝以不道貶爲癭陶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寧晉縣。王。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知非甫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悝交通。乃使段熲

收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悝。詔冀州刺史收悝。廹令自殺。妃妾子女傅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甫等十二人以功封列侯。

癸丑二年。春正月。大疫。

夏六月。地震。海水溢。

秋七月。以唐珍潁川人。爲司空。

珍中常侍衡之弟。故得拜。

冬十二月。癸酉晦。日食。

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注見前。司馬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討會稽賊許生。三國志作許昌。斬之。孫堅始見此。

先是。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後漢縣。故城在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自稱陽明皇帝。衆以萬數。事在元年。至是。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

與州郡合討生破斬之。

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雒陽記曰。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堂前石經四部。碑凡四十六枚。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顏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秦程邈所作。篆有大篆。小篆。隸書。以邈徒隸。故謂之隸書也。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夏四月。大水。

鮮卑寇幽州。

鮮卑屢寇幽幷。大爲邊患。是時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已復

立三互法。謂昏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

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萬里蕭條。無所管繫。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

六月。螟。說文。蟲食穀葉者。

丙辰 五年。夏。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五服內之親也。

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洊臻。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檻車收鸞送獄。掠殺之。于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

宣陵孝子拜官亘古與聞
彼走馬應不求聞達科舉
孝廉父別居較此不為奇

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族。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有乖訓典。乃詔黨錮從祖以下。皆釋之。上祿。漢縣。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和氏。堯時和仲和叔之後。

丁巳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以旱蝗。詔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原相陽球周景王封少子于陽樊。因邑命氏。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討賊有功九江山賊起。球為九江太守。設方略。凶賊殄破。特赦之。拜議郎。

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初。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為文賦

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尺牘木簡。以書辭賦也。長一尺。故曰尺牘。及工書鳥篆字爲蟲鳥形。六體之一也。者。皆加引召。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埶之徒。置其間。憙去聲。好也。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因上封事。畧曰。古者

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聽政餘暇。觀省篇章。聊以游意。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宣陵孝子。虛僞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贖。因請王甫求得爲將。乃拜晏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今育晏慮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更徵發。轉運無已。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以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育晏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

冬十月。癸丑朔。日食。

程子論趙苞而及徐庶不知庶在當陽與昭烈君臣之分未定尚可言去使庶處苞位亦將捨郡全母乎至方孝孺所云更非正論彼既挾其母以要之欲求兩全勢必兩失首鼠兩端適墮肘腋口爲苞計者設計全城可也進戰則太速矣然終以死報母則其節亦可憐憫而不可訾以不知義罪之矣

地震。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破之。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漢縣。故城在今熱河界。値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刦質。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歐血而死。

自古養士官人之弊陋至鴻都西邸而極矣論史者更何從加貶

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徐庶于此。蓋得之矣。

方氏孝孺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雖貪而可以利誘。苞若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縱使利未足以盈其心。吾猶可以計勝之。奈何不此之圖。而使母死于寇乎。夫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也。權其輕重。使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于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戊午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食。

地震。

置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恥與爲列。

既而詔爲樂松等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俛眉承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以張顥字智明。常山人。爲太尉。

顥爲中常侍奉弟。因永樂宮門史霍玉以進。未幾罷。

夏四月。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爲雄。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時又有異氣墮溫德殿東。氣如龍。長十餘丈。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鴻都羣小。並各拔擢。而令縉紳之徒。委

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委捐溝壑不見
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
天子見怪則修德唯陛下斥遠佞巧抑止槃遊冀上天
還威衆變可弭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
天于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與妖同）變以當譴責欲令
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
前者乳母趙嬈讒諛驕溢門史霍玉（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城社
爲姦今道路紛紜復云有程大人（宮官者宿皆稱中大人）者將爲
國患宜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聖朝既自約厲
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
福謙矣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于後竊視之悉宣

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呂強成皐人愍邕無罪力爲伸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璜女夫陽球又與邕叔父有隙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渤海王悝妃即后之姑也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並被誅

以袁逢字周陽安曾孫爲司空

初太尉袁安子敞爲司空見前孫湯字仲河復爲太尉湯

三子。長成。早卒。次逢。次隗。字次陽。逢以三公子著稱于時。至是爲司空。隗亦顯官。熹平元年先逢爲司徒。時中常侍袁赦用事。以逢隗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于世。成子紹。字本初。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輳。逢子術。字公路。亦以俠氣聞。先是逢從兄子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丙子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宏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

以橋元黃帝葬橋山。子孫守冢。因以爲氏。元字公祖。睢陽人。爲太尉。

元幼子十歲遊門次。爲人所刦登樓求貨。元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圍守元家。不敢迫。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元子亦死。元因上言天下凡有刦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刦質遂絕。元居位數月。以疾罷。

初開西邸賣官。

開邸舍于西園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遷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

段熲平定兩羌漢末將材所謂錚錚佼佼者乃亦阿附閹豎晩節不終雖時勢所爲然究失卓志矣

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及帝卽位。每笑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董太后乃使帝賣官求貨。以爲私藏。后亦自納金錢。盈滿堂室。于是童謠始驗。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强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大鳥事見前。奇。震之曾孫也。

己未二年。春。大疫。

地震。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

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

球甫爲司隸即誅元惡以鷹鸇擊鳩梟豈得謂之刑濫史臣列之酷吏竟與王吉同傳可謂無識

子吉爲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旣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于京兆界辜榷（與辜較同。注見前。）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字文先。賜之子。）發之。球奏甫。頻等罪惡。悉收送雒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父子悉死杖下。頻亦自殺。乃磔甫尸于夏城門。（雒陽城南門名。）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順帝母。）葬。節見磔甫尸。慨然抆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

帝乃徙球爲衛尉。于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梁人審忠上書。極言瑀等罪惡。請與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不報。

封中常侍呂强爲都鄉侯。不受。

强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强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緜茲。蔡邕對問。毁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爲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宜徵邕。更加授任。則忠貞路開。衆怨可弭。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殺司徒劉郃。字季承。河間人。是年二月爲司徒。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郃兄儵死于陳竇之難。至是。陳球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為害。可表徙陽球為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劉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庚申 三年。秋。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徵后兄進字遂高。為侍中。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作畢圭靈昆苑。畢圭苑有二。東畢圭苑周一千五百步。西畢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為之。五年。帝起四百尺觀于阿亭道。

六年。帝又置圃囿署。以宦者為令。

辛酉 四年。夏六月。雨雹。

秋九月。庚寅朔。日食。

鮮卑檀石槐死。

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出攻北地。人射殺之。

子騫曼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

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作列肆于後宮。

帝作列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于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爲私稸。與蓄同。收天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貢獻外别有所入。以爲所獻導引也。呂强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中尚方。中御府。皆私藏也。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時帝置騄驥廐丞。領受天下調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

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
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書奏。不省。

壬戌 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

太尉許馘。司空張濟。字元江。陽人。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官
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
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字漢公。東海人。上
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
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二月。大疫。

夏四月。旱。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注見前。

史稱宦官畏典然典實無所彈劾見於史策驄馬之謠蓋亦虛聲相尚而已

張角左道惑衆積十餘年未聞有捕治之者卒致養癰滋蔓八州牧肅懦乃爾時事可知矣

以桓典字公雅。榮之元孫。爲侍御史。

典爲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癸亥 六年。夏。大旱。

秋。金城河溢。

五原山岸崩。

甲子 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

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時人謂之黃巾賊。亦名爲蛾賊。所在燔刦。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以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

自函谷。秦故關。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南。漢故關。在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武帝元鼎中徙置。太谷。在今洛陽縣東。張衡東都賦。太谷通其前。即此。廣成。即廣成苑。注見前。伊闕。在今洛陽縣南。即春秋周闕塞。轘轅。在今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元和志。山路險阻。凡十二曲。將去復還。故名。旋門。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南。孟津。注見前。小平津。在今河南府孟津縣北。皆置都尉官。是為八關都尉。以備黃巾。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字義眞。規兄子。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討潁川黃巾。

安平。後漢國。治信都。注見前。甘陵。注見前。人各執其王。安平王續。甘陵王忠。應賊。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

呼常侍為公母千古奇事
如此而不亡國者未之有
也

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刺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嵩儁討潁川黃巾。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字甫興。朝歌人。郎中張鈞。中山人。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宮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諸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趙忠。夏惲。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帝使中黃門

持兵召强强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讓誣栩與角爲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寃無所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免坐寇賊免。

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父嵩。宦者曹騰養子。或曰。嵩夏侯氏之子也。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胡三省曰。曹操事始此。

儁與賊波才波。姓。才。名。王莽有波水將軍。其後以波爲氏。戰敗。賊遂圍嵩于長社。注見前。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亂犇走。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元及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異焉。元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

南許劭（字子將。平輿人。）與從兄靖（字文休。）有高名。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往造劭。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答。操刼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爲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奏免長吏阿附贓汙者八人。（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于外。皆興于內。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憂。臣之所懼。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猶之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惡之。燮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燮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也。傅燮字南容。靈州人。）

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爲刺史。平之。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無淸行。故吏民怨叛。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淸平。吏不敢飯。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檻盧植圍張角于廣宗。後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威縣。今順德府廣宗縣。元時所置。檻車徵還。遣中郞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角走廣宗。植築圍鑿塹。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于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郞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

皇甫嵩初以火其破賊繼而斬馘殲渠功以最著同時盧植王允並績垂成罹禍嵩獨得免則功明哲尤不可及

還。減死一等。遣卓代之。

秋。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

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于下曲陽。後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斬之。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如此也乃嘗飯。故所向有功。

先零羌及涼州羣盜北宮北宮氏。衛公族。以所居為氏。伯玉等反。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為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遂字文約。素著名西州羣

盜誘而封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初。武威太守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于漢陽長史蓋勳。勳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使君謀。非爲正和也。怨之如初。至是。叛羌圍校尉夏育于畜官。勳與州郡救育。爲羌所敗。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爲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畜官。漢書音義。右扶風畜牧所在。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宏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温字伯愼。穰人。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宏斬之。賊

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自將精卒。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爲帥。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于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豫州刺史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黃巾約封諝等爲內應其言猶出于張角弟子至王允奏上張讓與黃巾交通之書雖中主亦當立罷斥之法乃反信讒罪允是眞亡國之君胡寅以中人以下目之猶爲失寛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旣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乙丑 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字季寧。吳郡人。續之孫。）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字公山。東萊人。）

寵從子。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强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卽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謂平定其價也。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黑山在今直隸順德府沙河縣北。賊褚燕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

張白騎。多鬚者。號于氏根。大眼者。爲大目。如常山褚燕。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常山褚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已燕寇河內。詔遣朱儁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燕衆稍散。至建安十年。燕復率其衆降。封安國亭侯。

三月。以崔烈博平人。實從兄。爲司徒。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府。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而聲譽頓衰。烈拜日。帝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于傍應曰。崔公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耶。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

謀與賊通而受平賊之爵賞倒置至此雖有忠直如楊賜輩其奈之何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解。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之。帝召問狀。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萬里之土。若使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

夏。四月。大雨雹。

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爲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秋。七月。螟。

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溫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爲破虜將軍統于溫嵩既罷邊章韓遂等大盛張溫將兵十餘萬與之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因使卓討羌卓糧絕乃于所度水中僞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罪而鴟張大語宜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于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不即誅卓虧損威刑于是在矣溫不忍發榆中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金縣

司空臨晉注見前侯楊賜卒謚文烈

賜既免。帝閱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陶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為司空。司空張溫出居以賜代。位一月卒。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于河間。明年。

帝修南宮玉堂殿。鑄銅人四。鐘四。又鑄天祿蝦蟇。轉水入宮。復作翻車渴烏。灑南北郊路。以爲可省百姓灑道之費。天祿。章懷注。獸名。渴烏。受水之器。如烏之渴飲也。

丙寅三年。春。二月。遣使就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于溫。是冬。徵溫還京師。

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忠遣弟延致殷勤于傅燮曰。南容。傅燮字。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夏。五月。壬辰晦。日食。

丁卯四年。夏。四月。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

傅燮秉節始終貞有疾風勁草之概視爾時矯飾名高者實過之

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殺涼州刺史耿鄙初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至是鄙率六郡兵討賊行至狄道别駕反應賊殺球及鄙鄙司馬扶風馬騰字壽成援之後亦擁兵反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國爲主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太守傅燮固守燮子幹年十三言于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字彥林亦知名王國使人說燮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帥乎燮按劒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諡曰壯節

前太邱長陳寔卒。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于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謚爲文範先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六

後漢

孝靈皇帝

戊辰中平五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紫宮。注見前。

以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為益州牧。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東海恭王之後。為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會賊殺刺史郤儉。從事賈龍等破走之。選吏迎焉。焉徙治綿竹。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王芬謀誅宦官可也逸謀廢帝是直叛自殺乃自取之無足惜也

夏。六月。大水。凡郡國七。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

陳蕃子逸。逸從此景。以赦還。與襄楷會于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刦郡縣。欲以起兵。時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紀傳無系。以告曹操。操拒之。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埶。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往昔之易。未觀當今之難。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姓也。左傳有秦大夫蹇叔。爲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于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

先是黃巾餘賊郭太等。寇太原河東。至是青徐賊復起。攻掠郡縣。

講武平樂觀。在洛陽縣東北。今日平樂保。

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起大壇。建華蓋。帝躬擐甲介馬。稱

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袁紹共典禁兵。因謂紹曰。上甚聰明。但蔽于左右耳。遂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己巳　六年。春二月。將軍皇甫嵩擊涼州賊王國。大破之。

王國圍陳倉。詔復拜嵩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擊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卓謂嵩曰。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王國雖强。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以爲不可。嵩復不聽。卓曰。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困獸猶鬬。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

是與嵩有隙。明年。詔卓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兄子酈在軍。勸嵩誅卓。嵩不聽。上書奏其事。帝讓卓。卓益怜怨嵩。

三月。劉虞討漁陽賊張純。斬之。餘衆降散。

初。漁陽張純。故中山相。與同郡張舉。故泰山太守。反。車騎將軍張溫發烏桓突騎擊涼州賊。純請將之。溫不許。純恥不得將。會烏桓多叛還。遂與舉及烏桓大人邱力居連盟。攻薊中。殺校尉太守。衆至十餘萬。舉自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移書州郡。告天子避位。公卿奉迎。事在四年。鈔掠青徐幽冀四州。詔遣騎都尉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討之。瓚進戰。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瓚深入無繼。反爲賊所圍。二百餘日乃還。賊亦飢困遠遁。事在五年。至是。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舉純首。純客王政。斬純首送虞。餘皆降散。帝遣使者卽拜虞太

尉。虞既平純、乃罷諸屯兵。但留公孫瓚將萬人屯右北平。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有隙、

右北平、後漢郡。治土垠、故城在今直隸遵化州豐潤縣、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帝崩。年三十四。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弟協為渤海王。

協先封渤海、後徙陳留。范書靈帝紀、及通鑑皆同。綱目于此。即書陳留。今依通鑑。仍書渤海。而以徙封附註于目、

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于道人史子助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于蹇碩。

碩素忌何進。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兵徐兗。俟還而西。以稽行期。

丙辰。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

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白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百郡邸者。百郡總爲一邸也。）稱疾不入。辯即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爲渤海王。（年九歲。是秋七月。徙封陳留王。）以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誅之。

進忿蹇碩圖己。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爲豪傑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見前。）荀攸（字公達。爽從孫。）鄭泰（字公業。河南開封人。）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遷孝仁皇后于河間。驃騎將軍董重（后兄之子。）自殺。后暴崩。

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爲助。董太后每欲參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輈張。（猶彊梁也。）恃汝兄邪。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舉兵圍驃騎府。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繇是不附何氏。

葬文陵。（在洛陽縣西北。）

何進懲蹇碩之謀。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賀善贊曰。靈帝信任宦豎。殺忠賢。時多變異。且作畢圭。作列肆。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于桓也。

大水。

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

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刼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爲司空。

袁紹說何進悉誅宦官。紹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將吏皆英俊。樂盡力命。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悽愴苦楚之意。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事久不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受宦官賂遺。爲其障蔽。進又新貴。素敬畏中宦。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紹等又爲畫策。召四方猛

召兵之作，所不待言。其時諸常侍既詣卓求謝罪，則惟其罪之重輕，或誅或放，一獄吏可了之事，而[illegible]召兵，出無名矣。臨事遲延，自貽伊戚，[illegible]誤國可勝誅哉

將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但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强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陳琳字孔璋，廣陵人。董卓駐兵河東。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又使騎都尉鮑信字允誠，泰山平陽人，宣之後。募兵泰山，幷召東郡太守橋瑁字元偉，太尉玄族子。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字建陽，前幷州刺史。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卓聞召，即時就道，幷上書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

進變計。因脅之曰。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于是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紹促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紹勸進便于此決之。謀頗泄。張讓懇其子婦。言于太后母舞陽君。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爲舞陽君言之。入白太后。太后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宮。請太后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伺進出。斬之。即爲詔。以樊陵爲司隸。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請大將軍

共出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及虎賁中郎將袁術。引兵燒南宮青瑣門。門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何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爲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正北門。夜走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

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

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南行至雒舍。地名在北芒邙之北。

明旦。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自雒舍而南。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

因與公卿奉迎于北芒阪下。即北邙山。在今洛陽縣北。接偃師。鞏。孟津三縣界。

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遂有廢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

卓初入。步騎不過三千。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字奉先。五原人。殺原。而并其眾。卓兵于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

能族八邑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爲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是爲獻帝遂弒太后何氏

卓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爲當且爾猶言且如此劉氏種不足復遺卓意欲廢漢自立紹曰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欲更立陳留王皆惶恐莫敢對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

邑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

卓大怒。免植官。植遂逃隱于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

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

帝。隗解帝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鯁涕。胡三省注。言不敢出聲。而但鯁咽流

涕也。卓又議太后蹙與蹙通。謂促迫也。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

禮。乃遷永安宮。酖殺之。后既弒。公卿不敢布服。及會葬。素衣而已。后謚靈思。合葬文陵。

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

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漢縣。今屬陝西鳳翔府。侯。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

卓與三公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

祠。擢用子孫。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冬。十一月。卓自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字子琰。瓊之孫。爲太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司空。

初。尚書周毖。字仲遠。武威人。城門校尉伍瓊。字德瑜。汝南人。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于是徵荀爽申屠蟠等。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爽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徵至三公。凡九十五日。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卓又以韓馥爲冀州牧。劉岱。孔伷。爲兗。豫。刺史。張邈。張咨。爲陳留。南陽。太守。韓馥。字文節。潁川人。孔伷。字公緒。陳留人。張咨。潁川人。劉岱。張邈。見前。

以袁紹爲渤海太守。

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陰爲紹說卓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渤海太守以紹從弟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犇南陽操變易姓名閒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袁紹在渤海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馥得移問諸從事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中山人曰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

孝獻皇帝

庚午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

袁紹以渤海起兵。紹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邈弟。之河內太守王匡。字公節。泰山人。山陽太守袁遺。字伯業。紹從弟。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給軍糧袁術屯魯陽。後漢縣。今日魯山。屬河南汝州。餘軍咸屯酸棗。前注見約盟。先是。張超功曹。洪勸超倡義討卓。超然其言。與洪俱西。見張邈及劉岱。孔伷。約謀定議。于是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更相推讓。洪攝衣升壇。歃血而盟。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昂。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以曹操行奮武

將軍。時諸牧守多歸心袁紹。鮑信獨謂操曰。君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啟乎。

卓弑弘農王。

卓聞東方兵起。懼。乃酖殺王。葬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謚曰懷。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爲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毖。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諫阻之。泰恐卓衆多益橫。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懼。乃詭辭更對曰。非謂無用。以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卓乃悅。既而卓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卓表朱儁爲太僕。以爲己副。儁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固辭而止。乃大會公卿議。莫敢言者。司徒楊彪曰。關中殘破。都

皇甫嵩旣不能聽子言誅卓于邊命之時復不從梁衍迎駕西遷之議乃至迎拜車下甘受揶揄進退無據莫甚此者

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天下動之甚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爲司徒。伍瓊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收斬之。時蓋勳爲京兆尹。皇甫嵩以左將軍將兵屯扶風。卓素怨嵩。將西遷。徵嵩爲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爲越騎校尉。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雒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初卓旣專政見雒中貴戚第室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略婦女人皆不保朝夕至是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于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

卓以袁紹之故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謂嬰

孩也。以上五十餘人。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初堅為長沙太守討賊區星平之封烏程漢縣今為浙江湖州府治侯。及聞州郡兵起堅亦以長沙舉兵襲殺荊州刺史王叡。叡先與堅討賊以堅武人遇之無禮及堅過荊州勒兵襲叡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堅收斬之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遂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遣長史督促軍糧設祖道城東門外官屬共會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盛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蒯良兄弟數語當時所僅
聞昭烈偏安之業有與此
暗合者表特不能善用之
耳然表在荊州雖無弭亂
之心而撫輯招徠藉以稍
安或此說有以啟之

以劉表爲荊州刺史。

是時江南宗賊（章懷注。宗黨共爲賊。）甚盛。袁術屯據魯陽。餘冦縱橫。（吳人蘇代。貝羽。阻兵長沙爲亂。）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注見前）請南郡名士蒯良（字子柔。中盧人。）蒯越（良弟。字異度。）與共謀畫。表曰。宗賊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就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八郡。荊州刺史部。統南陽。南郡。江夏。章陵。及江南之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凡八郡。）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荊州刺史。本治武陵郡漢壽。襄陽縣。漢屬南郡。今爲襄陽府治。）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刼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皐張邈遣將分兵隨之至滎陽汴水注見前汴渠遇卓將徐榮元菟人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畫操曰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

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衆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遲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丹。後漢丹水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析。後漢縣。故城亦在內鄉。

邈等不能用。操乃募兵揚州。得千餘人。還屯河內。

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遂殺橋瑁。

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財富兵盛。和每望寇奔北。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未幾和病卒。袁紹使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司空荀爽卒。

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卒。

爽與王允何顒等爲內謀。爽既卒。顒以他事爲卓所繫。憂憤而死。爽從孫攸。及鄭泰。亦共謀刺卓。事洩。泰東犇袁術。攸被執。及卓誅。乃免。

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子孫議祖父臣議君此何設耶且當時所當急者不在此也邕汲汲請去之上廟號特媚董卓之爲耳所謂逸才多識適足濟其邪故孔子訓子夏曰毋爲小人儒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秦始皇所鑄。鐘虡。飛廉。漢武帝置飛廉館。音義曰飛廉神禽名。銅馬。東京置。在金馬門外。馬援亦進銅馬。之屬以鑄之。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省孝和以下廟號。

左中郎將蔡邕議。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請皆省去。從之。

以公孫度字升濟。遼東襄平人。從元菟。爲遼東太守。

度初爲冀州刺史。以謠言免。中郎將徐榮與度同郡。薦爲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謂所親吏柳魯展禽食采柳下。其後因以爲氏。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于是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安帝分遼東遼西二郡地爲遼東屬國。度復分之也。）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舜分青州爲營州遼東本青州地故度以爲名）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取郡治襄平爲名地在今奉天府遼陽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鸞輅。設旄頭羽騎。）

辛未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

先是。虞拜大司馬。已加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虞在幽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餘口。虞收視溫恤。皆爲安立生業。民忘其遷徙焉。）至是。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關塞遠隔。不知存否。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曹操曰。吾等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書告袁術。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外託公議以拒

虞有德幽州遠近歸向者甚衆觀其不受帝號持義律己寔有過人之量

之。

韓馥。袁紹等。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受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乃止。

二月。卓自爲太師。

位在諸侯王上。以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築塢于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萬歲塢。在今鳳翔府郿縣北。僭擬車服。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號曰竿摩車。言其逼天子也。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啟事。公卿拜謁車下。卓不爲禮。皇甫嵩時爲御史中丞。卓見之。抵手謂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

堅之拒卓詞嚴義正至操責諸將進滎陽未絕言大意誘甚實別有所圖也故挫敗而堅勝

世以傳國璽爲受命之符不知此特嬴秦所造何足爲貴在德不在鼎璽更可

嵩平。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雒陽。修塞諸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堅先爲卓將徐榮所敗。收散卒復進。陽人。聚名。注見前。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卽爲調發。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遂進軍大谷。注見前。卓自出與戰。敗走。卻屯澠池。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于甄官井中。韋昭吳書。張讓之亂。劫天子走河上。掌璽者。以璽投井中。及堅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一角缺。分兵邀卓。卓謂長史劉

知孫堅得璽袁術奪之直
與新莽同一自速敗亡而
已

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都絳反。愚也。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諸將分屯諸縣。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牛氏。宋司寇牛父之後。以字爲氏。輔卓之壻也而自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夏六月地震。

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韓馥以豪傑多附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蒲江反。紀字元圖。南陽人。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爲陳禍福馥迫于倉猝必肯遜讓紹然之以書與瓚贊瓚果引兵至冀馥與戰不利紹乃使

其外甥高幹。字元才。陳
畱圉人。及馥所親荀諶。字友若。
淑之孫。等說馥
以冀州讓紹。諶謂馥曰。公孫瓚乘勝南來。其鋒不可當
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竊爲將
軍危之。馥懼曰。爲之奈何。諶曰。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
若兩雄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然袁氏將軍之
舊。且爲同盟。爲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
德將軍。而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
身安于
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諫曰。袁紹
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
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
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
貴。諸君
何病焉。又乃避位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
武將軍。而無所將御。亦無官屬。從事沮授勸紹曰。將軍
因冀州之衆。收英雄之
才。迎大駕于西京。復宗廟于雒邑。以此號令天下。誅討
未服。其功不難。紹喜。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
田豐。審配。並以正直不得志于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
爲治中。與許攸。逄紀。荀諶。皆爲謀主。沮。側余反。氏出
黃帝史臣沮誦之後。授。廣平人。田豐。字元皓。鉅鹿人。審
配。字正南。魏郡人。許攸。字子遠。南陽人。治中。別駕。漢于

定國條州大小奏置秩六百石見文獻通考。馥後去紹往依張邈。會紹使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己。遂自殺。

袁紹表曹操爲東郡太守。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賊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初。荀淑之孫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率宗族北依同郡韓馥。彧以潁川四戰之地。謂父老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韓馥遣騎來迎。彧遂獨率其族以往。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遂去紹從操。操與

操一見彧與語曰吾子房
是殺然以漢高自居矣其
之禍對待議加九錫時耶
彧乃矯語君子愛人以德
其誰欺乎

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明年董卓將李傕等掠潁川彧鄉人留者多爲所殺

卓以張楊字稚叔雲中人爲河內太守。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遂歸袁紹于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前注見及是南單于劫楊以叛袁紹引軍屯黎陽。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卓因以楊爲河內守。

秋九月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熒惑之精也見于角亢。蒼龍之星

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温。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故與張温有隙卓討邊章無功孫堅勸温殺之温不能從而卓猶懷恨事已具前使人誣告温罪笞殺于市

以應之。卓忍于誅殺。諸將言語蹉跌。便戮于前。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冤死者千數。人不聊生。道路以目。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胡三省曰。劉先主事始此。

涿郡劉備。字玄德。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好交結豪俠。嘗與公孫瓚師事同郡盧植。因往依瓚。初備以討黃巾功。除安喜尉。督郵到縣。求謁不通。遂直入縛督郵。杖二百。以綬繫其頸。棄官亡去。後復以功除高唐尉。爲賊所破。遂奔瓚。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幷以自彊大。袁術袁紹亦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周昂爲豫州刺史。使襲堅。堅嘆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公孫瓚連破黃巾。威震河北。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瓚逆擊于東光南。大破之。賊棄車重。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生獲

七萬餘人。威名大震。與術相結而怨紹。劉虞子和爲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僞逃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留之。使以書與虞。虞得書。遣騎詣和。瓚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己。亦使其弟越以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術從之。因瓚遣越助孫堅擊周昂。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由于紹。遂出軍屯磐河。即鈎磐河。禹貢九河之一。今山東濟南府陵縣東有磐河店。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瓚使劉備與田楷徇青州。數有戰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解人。涿郡張飛。字益德。涿人。相友善。至是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常山趙雲。字子龍。眞定人。先將本部兵屬瓚。雲詣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初董卓入關留儁守雒陽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中
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上儁
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明年春卓
遣其將李傕郭汜等將兵拒儁儁逆戰為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遂不復前

劉焉使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殺漢中太守斷斜谷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魯自祖父陵客蜀世奉五斗米道初靈帝時巴郡張修以妖術療病其法略
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衆寇掠郡
縣時人謂之米賊後角被誅修遂亡去魯因其法而增
飾之考范書靈帝紀中平二年巴郡張修反章懷注
引劉艾典略為據陳壽三國志張魯傳魯世奉五斗米
道裴松之補注亦引載典略而較章
懷注為尤詳今依裴注附修事于此劉焉在益州陰圖

寧在魏屢徵不至節操可觀烈能化導鄉人改惡從善尚非虛聲標榜者流然遠遯以希謂堅貞爲善之心則未免矯枉沽名或亦君子之過歟

異計。魯母以鬼道。有少容。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爲督義司馬。將兵掩殺漢中太守。斷絕斜谷閣。即連雲棧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託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因誅殺州中豪彊。及太守校尉。作乘輿車具千餘乘。時焉子璋從帝在長安。帝使喻焉。焉留不遣。

管寧。字幼安。邴原字根矩。皆朱虛人。王烈字彥方。平原人。適遼東。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遊學八九年。師友皆一時名士。臨別。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華歆字子魚。高唐人。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

之。旬月而成邑。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西還。度亦不復追。烈器業過人。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敎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建安中。曹操辟原爲司空掾。從征吳卒。操又辟徵烈。遼東不遣。烈遂卒于海表。

壬申三年。春正月。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范書陳志孫堅

戰歿。俱在初平三年。通鑑據張璠漢紀，載于二年。考吳錄。及英雄記。所載互有不同。今仍依范陳正史。

初袁術據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術以豪傑多附紹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紹司空逢孽子。出後伯父成。故術云然。各立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孫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堅逆與戰。祖敗走。堅乘勝夜追。祖步兵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還葬曲阿。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曲阿漢縣。唐改曰丹陽。今屬江南鎮江府。

袁紹擊公孫瓚于界橋。在今直隸廣平府威縣北。水經注曰界城橋。寰宇記曰袁公橋。大敗之。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遣其將麴義。（漢尚書令鞠譚子閼避難西平改姓麴氏。義本韓馥將叛降紹）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牙。旗名。軍出建立牙竿門。門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瓚還薊。

夏。四月。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

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士孫氏以爵系爲氏。瑞字君榮。扶風人。）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卓自知凶恣。（恐人圖己。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褊。常小

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字公臺東郡人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絶宮請說州中綱紀謂諸從事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鮑信等以爲然乃迎操領兗州刺史時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厲明設賞罰乘閒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求其喪不得乃刻如信狀祭而哭焉追至濟北注見前悉降之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操得卒三十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

誅首惡赦脅從非特自安亦所以安朝廷也允不審權變自復驕傲旣議赦議罷毫無斷制以致釀成亂階無足深惜

六月李傕北地人郭汜張掖人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劒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初懼卓故折節下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旣而不果又議悉罷其軍百姓遂訛言當盡誅涼州人于是卓故將校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會卓子壻牛輔爲左右所殺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允不許傕等益懼欲各解散校尉賈詡字文和姑臧人曰諸君若棄軍單行

傕汜之變始於賈詡報讐一言詡雖自爲救命計而其禍至於不可復收則罪實浮於傕汜

則一亭長能東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晩也。傕等然之。乃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章懷注。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內反。引傕衆入城。放兵擄掠。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駐馬靑瑣門外。招允同去。允曰。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字穎伯嵩之子。戰死。允扶帝上宣平門長安城東北門名。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仇。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圍門樓。

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傕等遂殺司隷黃琬徵左扶風王宏（宏字長文太原人）右馮翊宋翼（宏遣使謂翼曰傕汜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羽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道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既至傕收允及宏翼皆殺之尸王允于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趙戩（京兆人）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功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于難（傕自爲車騎將軍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傕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鈔略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于河內傕等購求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楊　張濟武威祖厲人）

秋八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

曰磾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袁紹曹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時紹與公孫瓚方爭冀州瓚遣兵擊紹至龍湊爲紹所破紹又與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龍湊地名在平原界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又與瓚書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期會雒陽奉迎車駕會岐得篤疾經涉逾年期者不至是冬劉表遣使貢獻詔以爲荊州牧岐以荊州完富欲說表身自將兵其獎王室乃諧表以老病遂留荊州建安中卒日磾爲袁術所留術借其節視之因奪不還求去不遣嘔血而死

曹操遣使上書

操辟毛玠字孝先平邱人爲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

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張楊假塗西至長安董昭字公仁定陶人乃爲操作書與傕汜等致殷勤傕汜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字元常潁川人皓曾孫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欵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從之

徵朱儁爲太僕

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就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執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

儁與皇甫嵩同著威名乃俱就逆賊之徵而儁較嵩尤陋觀其對諸將方謂傕汜小豎變難可乘乃反爲所謂大言不慚貴咎於此

癸酉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袁術進兵封邱。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注見前。自領揚州事。

術爲劉表所廹。進兵北向。爲曹操所破。走歸。逐所置揚州刺史陳瑀。先是揚州刺史陳溫卒。袁紹以袁遺領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死。術遂以下邳陳瑀爲刺史。至是術奔九江。瑀拒不納。術合軍攻瑀。瑀走歸下邳。九江。後漢郡。治陰陵。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定遠縣。據壽春。領州事。李傕欲結術爲援。以爲左將軍。

華山崩裂。

秋。曹操擊陶謙。謙走保郯。

先是。陶謙遣使間行奉貢。治中王朗。別駕趙昱。說謙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從之。王朗。字景興。東海人。趙昱。字元達。琅邪人。詔以爲徐州牧。

虞號爲寬厚而軍無部伍且惜民廬舍戒無傷餘人皆適足自貽伊戚宋襄違文皆用是致亂者然史稱瓚居薊南小城與虞相去

至是曹操以其父嵩爲謙別將所殺。嵩初避難琅邪。操迎之。輜重百餘輛。謙別將利其財寶遂襲殺嵩。乃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郯。操攻之。不能克。乃去掠旁邑。所過皆屠之。初徐方殷盛。穀實差豐。京雒流民東出者。多歸之。及遇操至。凡殺男女數十萬口。所過城邑雞犬亦盡墟落無復行人。

冬。十月。地震。十二月復震。

有星孛于天市。

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

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瓚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別築小城于薊城南以居。虞數請會。瓚輒不應。虞恐其中爲亂。乃率兵十萬討之。虞兵無部伍。又愛民廬

不遠又何至與十萬之師乎記載失實比比然矣

舍。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餘衆大潰。瓚執虞。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瓚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于薊市。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流。他州人流入幽州者。舊。舊著籍幽州者。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雖少。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爲掾而遣之。疇間道至長安致命。比還。虞已死。疇謁墓哭泣而去。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爲約束。班行于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徐無山。在今直隸遵化州西。

甲戌 興平元年。春二月。追尊母王夫人爲靈懷皇后。

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

謙告急于田楷。楷與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即沛縣。以屬沛郡。故謂之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還。

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

操使荀彧。程昱。字仲德。東阿人。守鄄城。漢縣。即春秋衛鄄邑。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曹操領兗州時。治此。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于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與袁紹等。首舉義兵。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陳宮性剛直壯烈。先事操。後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說邈迎呂布為兗州牧。是時。兗州郡縣皆

應布。唯鄄城范漢縣。今屬曹州府。東阿漢縣。故城在今兗州府陽穀縣。今縣。宋開寶中徙屬泰安府。不動。降者言宮欲自將取東阿。又使氾符咸反。本凡氏。避地于氾水。因氏焉。嶷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殺氾嶷。勒兵固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述征記。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棗氏。本姓棘。避難改焉。祗。潁川人。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呂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漢縣。故城在今兗州府濟寧州。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布出兵戰。操軍敗。布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墜馬。布騎得操而不知。釋之。與布相守

饑疲乎。此僅恃太倉米豆以歷之直。核水市薪耳。杖侍御以懲不實。悉得全濟。其語可盡信哉

百餘日。引還鄄城。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將許之。程昱諫乃止。

六月。京師地再震。

乙酉晦。日食。

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平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疑稟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于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于是悉得全濟。

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

天火燒綿竹城。劉焉徙治成都。疽發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共上以為刺史。詔以為益州牧。後韙叛璋。

閻成都。敗死。
事在建安七年。

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謙疾篤。謂別駕糜竺（楚大夫封于糜亭。因以為氏。竺字子仲。東海朐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陳登（字元龍。下邳人。）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見易繫辭。言百姓樂推而不厭也。）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袁術表孫策（字伯符。）為懷義校尉。

初。孫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字仲謀。）翊。（字叔弼。）匡。（字季佐。）及一女。堅從軍于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字公瑾。）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還葬。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先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又使攻廬江太守陸康。（初。靈帝時。廬江賊反。詔就家拜康太守。悉降之。至是。袁術欲攻徐州。從康求米。康不與。故攻之。）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乙亥二年春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刦帝入其營

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刦掠加以饑饉二年之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傕以稠勇而得衆忌之請稠會議便于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傕遂將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放兵入掠宮人御物并取金帛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使公卿和傕汜汜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等十人爲質（儁憤懣發病死）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刦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汜乃止傕召羗胡數千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欲令攻汜汜遂將兵夜

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餔上飯何用米為乃以臭牛骨與之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肯曰郭多汜一名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多否多又刦質公卿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酈曰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呵之出酈詣省門白傕不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傕聞之亟令酈去

傕遂自為大司馬位三公右

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張超守雍邱

操以陶謙已死遂欲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

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河濟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今舍而東。布必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操引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騎並進。大破之。遂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弟超守雍邱。邈未至壽春。為其下所殺。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于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六月。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

張濟自陝來和傕汜。欲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

遣使宣諭十反。傕氾乃許。自傕氾相攻連月。死者萬數。會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叛去。傕衆稍衰。帝又遣賈詡召羌胡大帥。許以封賞。令各引去。傕由此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有差。傕出屯池陽。氾欲令帝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氾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氾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氾復謀脅帝還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卓故部曲。傕以董承、靈帝母董太后之姪。先爲牛輔將。楊奉、故白波賊帥。後爲卓將。白波賊者。黃巾餘黨。起西河白波谷。因以爲號。令會新豐。氾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注見前。

冬十二月。張濟與傕氾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

帝東至華陰。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楊定與煨有隙。誣煨欲反。遂攻其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和解之。李傕郭氾悔遣天子。復

相與和。欲共劫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亡走荊州。張濟與董承楊奉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至弘農東澗。承奉與戰。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此者。傕使殺之。帝露次曹陽。墟名。在今河南陝州西。元和志。俗曰七里澗。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注見前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車駕發東。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于東澗。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至陝。乃結營自守。虎賁羽林。不滿百人。承奉等議夜潛過河。使李樂先渡具船。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

皇后兄伏德扶后臨河。河岸高十餘丈。以絹縋而下。餘人皆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舟者。董承李樂以戈擊之。舟中手指可掬。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宋貴人。后父完。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到大陽。漢縣。注見前。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御牛車。幸安邑。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歸所掠宮人。已而糧盡。宮人皆食菜果。張楊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域粗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孫策擊劉繇。字正禮。牟平人。岱之弟。于曲阿。破走之。

先是。劉繇奉詔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已據壽春。刺史所治。丹陽太守吳景。孫策舅。都尉孫賁。字伯陽。策從兄。迎繇至曲阿。旣而繇以景賁本袁術所用。乃迫逐使去。景賁退保歷陽。繇遣將屯橫江。浦名。在和州東南。對江南之采石。爲津渡處。以拒之。景賁連攻不克。至是。孫策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在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遂許之。術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先奉母徙曲阿。依吳景。已徙歷陽。及是。又徙母于阜陵。周瑜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鬭。所向皆破。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遂攻劉繇于曲阿。繇使太史慈偵軍。卒

遇策于神亭。慈便前鬬。策擥得慈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遂解散。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神亭在今江南鎮江府金壇縣西北。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見賢遍反。威震江東。術表策為殄寇將軍。策以張紘字子綱。廣陵人。為正議校尉。張昭字子布。彭城人。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繇奔丹徒。將走會稽。許劭曰。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其言。遂泝江。南保豫章。有笮融者。先從陶謙為下邳相。謙敗。融走廣陵。殺太守趙昱。依故彭城相薛禮于秣陵。復殺禮。至豫章。又詐殺太守朱皓。繇擊破之。融走死。

雍邱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洪守東郡事跡極類睢陽張巡其答陳琳之云義正而詞嚴慷慨有烈士風務能死不失節可謂言行相顧之士矣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强力不相及耳洪時為東郡太守洪先領青州紹以其能徙東郡治東武陽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嘗士人頃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郡將遣兄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伸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知洪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內廚米三升請為饘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也使作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

無能而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謂洪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惜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讐。何謂服乎。紹知洪終不爲己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出。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劉虞故吏鮮于箕子封朝鮮。其支子食采在于。因以鮮于爲氏。輔迎虞子和。擊公孫瓚破之。

公孫瓚盡有幽州之地。遂益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

素有恩信。共推為烏桓司馬。招誘胡漢。得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斬之。烏桓峭王。烏桓大人之稱。感虞恩德。亦率種人。隨輔南迎虞子和。和先為袁術所執。逃還北。袁紹復留之。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瓚兵數敗。還易。漢縣。故城在今直隷保定府雄縣。京固守。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及為輔等所敗。慮有非常。為塹十重。築京高十丈。為樓其上。以鐵為門。專與姬妾居。疎遠賓客。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丙子 建安元年。秋七月。帝還雒陽。

張楊使董承先詣雒陽修宮。時諸將更相疑貳。帝遣楊使至營宣諭。乃從詔。楊奉韓暹奉帝東還。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病死。楊以糧迎道路。

七月。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八月。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後為其將楊醜所殺。楊奉亦出屯梁。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汝州。韓暹董承並留宿衛。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音呂。野穀不因播種而生者。或飢死牆壁。或為兵士所殺。

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未可卒制。荀彧曰。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宏義以

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遣曹洪字子廉。操從弟。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會韓暹矜功專恣。承潛召操。操乃以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駕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殺尚書馮碩等。封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贈沮儁弘農太守。

曹操遷帝于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埶不便。唯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奏車駕東遷。行至轘轅。楊奉。韓暹。欲要遮乘輿。不及。操擊之。奉。暹。南奔袁術。遂都許。立宗廟社稷。自

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勸太守王朗避之朗不從發兵拒戰敗績浮海至東治（前注見）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以朗儒雅詰讓而不害後曹操徵朗參司空軍事）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夫白龍魚服困于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白龍魚服昔白龍下淸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見劉向說苑）

以袁紹爲太尉曹操自爲司空。

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愬乃以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

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爲祭酒。

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嘉初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嘉謂其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操表嘉爲司空祭酒。

以孔融爲將作大匠。

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袁紹子譚爲青州刺史。攻融。自春及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乃奔東山。胡三省注。都昌縣之東山也。都昌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融在北海尊事高密鄭康成。爲特立一鄉。曰鄭公鄉。會黃巾入郡界。康成避地徐州。數年乃還。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乞歸卒于家。康成所著經書。凡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煩。然經傳洽熟。稱爲大儒。齊魯間宗之。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飢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操從

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任峻（峻字伯達中牟人）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

呂布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爲豫州牧遣東屯沛

先是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于盱眙（注見前）術與布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兵東下飛敗走備與術戰又敗請降于布布亦忿術軍糧不至乃復與備合并埶攻術至是術畏布爲己害乃爲子求婚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于布布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請靈等靈等亦）

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元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于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罷兵。

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公起義兵。爲天下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使圖布。

初。備在豫州。薦袁渙爲茂才。至是。渙爲布所留。布使作書辱罵備。渙不可。布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且渙他日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袁渙。字曜卿。扶樂人。司徒滂之子。

所處何時而以處觀雅樂為事清流名士之禍入於斯極矣

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內無事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郎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作雅樂表欲庭觀之夔曰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曹操衡辱罵操操怒曰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才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劉表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左右譖之表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後衡眾辱祖祖殺之衡字正平平原般人

丁丑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襲操殺其子昂繡張濟族子也先是濟在關中士卒飢餓至南陽寇略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初帝由長安賈詡往依段煨已而歸繡說繡使附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還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至

是。曹操擊繡。繡舉衆降。操納張濟妻。繡恨之。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繡還保穰。明年。操復擊繡圍穰。會袁紹將田豐。勸紹襲許。奉迎天子。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遂解穰圍而還。繡率衆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必敗。繡不聽。敗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從之。果以勝歸。繡問其故。詡曰。公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云必敗。曹公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必勝也。繡乃服。

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初。董卓召馬騰韓遂。以圖山東。至。會卓死。李傕皆以爲將軍。遣遂還。留騰屯郿。事在初平三年。諫議大夫种劭字申甫拂之子。左中郎將劉範焉之子。等謀誅傕。使騰襲長安。戰敗。劭等皆死。騰走還涼州。在興平元年。至是。曹操將有事山東。而以

關右爲憂。操問荀彧。郭嘉言。將東取呂布。又恐袁紹侵擾關中。彧曰。關中將帥。唯馬騰韓遂最彊。若撫以恩德。雖不能久安。比公平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可屬以西事。乃表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殺故兖州刺史金尚。

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章懷注。當塗高者魏也。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得之。議稱尊號。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于天下。徒以幼小脅于彊臣。異于湯武之時。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于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

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術始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于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字漢瑜。登之父。少與術遊。術以書召珪。又劫質其子。期必致珪。珪答書曰。足下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金尚為太尉。尚先為曹操所擊。奔術。事見前。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夏五月。以呂布為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女已在塗。乃追還

絕婚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卽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我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于連雞埶不俱棲立可離也布乃用珪策與暹奉書使與己并力擊術且許破術悉以軍

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從布進軍去勲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勲等散走布追擊大破之殺傷墮水死者殆盡韓暹楊奉縱暴徐揚間是年劉備誘奉斬之暹奔還并州道爲人所殺

袁術遣盜殺陳王寵敬王羨曾孫

自黃巾賊起郡國皆棄城走唯陳王寵有勇善射治兵自守國人不敢離叛故陳獨得完國相駱俊字孝遠烏傷人素有威恩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袁術求糧俊拒絕之術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時王侯無復租祿或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寇盜所虜云

秋九月下故太尉楊彪獄尋赦出之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曹操惡之奏收下獄劾以大

逆。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風俗通。荆蠻有蹣氏。音舛。後改爲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按彪獄。融與荀彧皆屬寵勿考掠。寵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卽赦彪。（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腳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于禍。）

戊寅 三年。夏四月。詔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

先是。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至是。煨等誅傕。傳首于許。詔高縣之。封煨閿鄉（漢縣。今屬河南陝州。）侯。（煨後徵爲大鴻臚。病卒。）

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等攻劉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使夏侯惇（字元讓。譙人。）救備。爲順所敗（順所將七百餘兵。每戰必克。名陷陳營。）操乃自擊布。與備遇于梁。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布欲使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如有蹉跌。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遣人求救于袁術。術不能救。嚴兵爲布作聲援。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名。注俱見前。）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布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初。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高順每諫。布不能從。後遂疏順。奪其兵以與魏續。至是續執順等以降。）

布。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水經注。下邳城南門。名白門。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元德。卿爲座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于是縊殺布及陳宮高順。皆傳首送許。然後葬之。操將殺陳宮。謂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遂出就刑。操爲之流涕。厚撫其家。初。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于布。及布敗。霸等及布將張遼。皆率其衆降。操割青徐二州近海者委霸等。以遼爲中郎將。劉備從操還許。操表爲左將軍。禮之愈重。陳登加伏波將軍。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張

遼字文遠。雁門人。

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注見前。長。魯肅字子敬。臨淮人。爲東城胡三省注。前漢縣。屬廬江。後漢省。當是袁術復置。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祖郎丹陽宗帥。于陵陽。注見前。禽之。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劉繇亡。慈走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于勇里。胡三省注。在涇縣。禽之。即署門下督。策謂慈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軍還。郎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先是。劉繇攻破笮融。朝廷以華歆爲豫章太守。及是。繇卒。餘衆未有所附。

策命慈往撫安之且觀華歆牧御方規何如慈還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遂有兼并之志

己卯四年春三月袁紹擊公孫瓚瓚自焚死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欲與瓚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至是黑山帥救瓚未至瓚密使人齎書使起火爲應瓚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爲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即所築高京）瓚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其將田楷戰死）

袁紹承制以烏桓蹋頓爲單于

蹋頓。邱力居從子。有武畧。邱力居死。子樓班年少。蹋頓代立。總攝諸部。紹攻公孫瓚。蹋頓以諸部助之。瓚滅。紹皆賜以單于印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諸部奉樓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

夏六月。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而士卒凍餒。莫之簡恤。既為呂布所破。事見前。又為曹操所敗。二年。操東征術。術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拒操。操擊斬之。術走渡淮。由是遂衰。資食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復為所拒。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于紹。具言祿去漢室。袁氏當興。紹陰然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邀之。復

走壽春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嘔血死。妻子奔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前。注見 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東北。亦曰中牟臺。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竊爲公懼之。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

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冬十一月。張繡降。

袁紹遣人招繡。并與賈詡書結好。詡于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于此。詡因勸繡歸曹操。繡從之。操以繡為揚武將軍。詡為執金吾。

復置鹽官。遣司隸校尉治弘農。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負。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成大業曹公有雄才大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

操使侍御史衛覬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往鎮撫之。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書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隷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隷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

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非歆下則雖同一黌城竊餘然詞猶力盡而降歆則葛巾迎謁名士厚顏孰甚於是

廬江太守劉勳。新得袁術部曲。孫策惡其兵彊。勸勳攻取上繚（繚今江西南康府建昌縣。有上繚營。相傳漢昌邑王所置。）宗帥。勳既行。策與周瑜。輕軍襲拔廬江。悉降其衆。勳北歸許。策遂西破黃祖。盛兵將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往見歆曰。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君今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大軍已次椒邱。（地名。在南昌府城北。）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與君絕矣。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策便進軍。歆葛巾迎降。策向歆拜。禮爲上賓。（策之入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　皖城。後漢皖縣。爲廬江郡治。故城在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長史劉岱等擊備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